

中国现代

小说

名家名作原版库

鬼恋

徐言于

徐言于

著

鬼戀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鬼恋

徐 许

据夜窗书屋一九四七年第十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「为人生」与「改良社会」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份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「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」。（郁达夫语）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衍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孕育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编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8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本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

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「开放型」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

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，这或者要被讥为「菜刀不削自己的柄」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徐汧（1908—1980），本名伯汧，亦署徐汧，浙江慈溪人。

徐汧是中国现代最有特色的小说家之一，属后期浪漫派。他最好的长篇小说有《风萧萧》，最好的中篇小说有《鬼恋》，最好的短篇小说有《阿拉伯海的女神》。他的《风萧萧》在《扫荡报》连载时，据说在重庆的江轮上，几乎人手一纸，有人评说「这应是纯文学的小说与报纸结合的最成功的例证之一」。徐汧的小说奇谲灵动，以叙述离奇神秘的故事见长，文字也简洁明丽，有相当部分的短篇小说如《阿拉伯海的女神》、《吉布赛的诱惑》、《英伦的雾》等，流呈着异国情调与神异色彩，显示出法国小说家梅里美对他的影响。

《鬼恋》有西风书屋与夜窗书屋两种版本，这里所依据的是夜窗书屋1947年3月第19版。《鬼恋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最有特色的中篇小说之一，小说通过「我」叙述了一个自称为「鬼」的漂亮女性的故事，展示了「我」对这位青年女子的依恋，曲折地反映了时代背景。小说写得迷离怅惘，流动着一股淡淡的哀愁与情思，对青年读者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诱惑。早些年，这篇小说被人盗名嫁用，还被选载，说明到了今天，也不见落伍，好的作品是能够穿透历史尘埃的。徐汧的名字在大陆久已不提了。1986年北京大学出

版社出版了《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》第四册，刊载了《鬼恋》及他的另一些作品，三年后，1986年严家炎先生在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中专辟一章，介绍晚期浪漫派，第一节便介绍徐汧，予以了公正评价，对于徐汧该是感到欣慰的了罢。

书 目

- 一、鲁 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扬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 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
- 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- 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- 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- 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- 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- 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- 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- 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- 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- 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- 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- 二十五、徐 汧：《鬼恋》
- 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- 二十七、萧 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- 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- 二十九、孙 犁：《荷花淀》
- 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说起来该是十来年前了，有一天，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，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，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从未听见过的叫做“*Shag*”，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，他看我喜欢，于是就送我两匣。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，我们大家喝了点酒，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闲谈，一直到三更时分方才分手。

那是一个冬夜，天气虽然冷，但并没有风，马路上人很少，空气似乎很清新，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，我因为坐得太久，又贪恋这一份月色，所以就缓步走着。心里感到非常舒适的时候，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，但身边没有带火，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，一直到山西路口，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，我就拐弯撞了进去。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，里面只有一个掌柜在柜上算账，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，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。

但当我买好洋火，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，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，是女子的声音：「你们有 *Shag* 么？」

[*Era*] 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，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，所以也很自然的回过头去。

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，有一个美好的身材，非常奇怪，那付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。她正同掌柜对话：

「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？」

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。」

这时候，我已经走出了店门，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，怎么她竟会要买这「B」的烟呢？还有那付无比净洁的脸庞，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？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？我想着想着已经转出南京路了。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我的去路，问：

「人！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。」

我吓了一跳，愣了。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，等我的回答。我一时竟回答不出，待我有余地将眼光向她细认时，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「B」的女子。

她怎么会在我的前面呢？我想。但随即自己解答了，这要不是我不自觉的为想着问题走慢了，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，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。

「斜土路，我说的是斜土路。」

月光下，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，脸凄白得像雪，没有一点血色，是凄艳的月光把她染成这样，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，我可不得而知了。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，像是单的，大衣也没有皮，而且丝袜，高跟鞋，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。我想看她的指甲，但她正戴着纯白的手套。

「人，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」脸一百念分庄重，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。这使我想起

霞飞路上不知哪一段的一个样窗里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。我恍然悟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。这脸庞之美好，就在线条的明显，与图案意味的浓厚，没有一点俗气，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，这样一想，反觉得我刚才「似曾相识」的感觉是很可笑的。

「你在想什么？不顾别人问你的路么？」

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，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，我说：

「我在想，想这实在有点奇怪，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「先生」或「长者」而单声地叫一声「人」，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？」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「神」字，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。

「我不是神，可是我是鬼。」她的脸艳冷得像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，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，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，有冰坠子在山岩上溶化下来，滴一滴的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她的清越，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的严肃与敏利呢？

「是鬼？」我笑了，心里想：「南京路上会见鬼！」

「是的，我是鬼？」

「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，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，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路？」

我笑了，背靠墙上，手放在大衣袋里。

「你不相信鬼？」

「还没有相信过，这是真的；但假如有一天相信，也不会在上海南京路上；也决不会对

「一个在烟店里想买『三』烟，又胆敢向一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。」

「那么你怕鬼么？」

「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，怎么谈得到怕？」

「那么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？」

「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？」

「为什么说我激你？」

「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，而说敢不敢呢？」

「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。」

「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，这样晚？」

「因为到了斜土路，我就认识我的归路。」

「这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并肩走起来。我说：

「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呢？」

「走着走着就来了。」

「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？」

「我在黄浦江上看月。」

「一个人？」

「不，一个鬼。」

「这样晚？」

「是的，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。」

「那么你也该乏了，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吗？」

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不会叫汽车？还是你走不动，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。」

「你是鬼？」我笑：「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？」

「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，人应该怕了。」

「我怕什么？」

「你，你……至少怕迷路。你知道僻静的地方，鬼路复杂，人是要迷住的，你难道没有听说『鬼打墙』么？但是在热闹的地方，像这南京路，人的路就比鬼复杂，鬼是被迷住了。」

「你是说你是鬼，而被『人打墙』迷住了。所以不认识路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点一点头说。

「那么我陪你去，但是如果我迷路了，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。」

「那自然。」

她每次回答时，我都回头去看她；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，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，说第二句时眼睛一振，说三句时鼻子一张，点点头，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，白齿发着利光。这四句答话的表情，像是象征什么似的吸收了我，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死我，我也没法不愿意了。我说：

「那么好，我陪你走到斜土路。」我说着就拿一支Ere来抽，忽然想起她买Ere的事情。

所以就递给她，问：

「你抽烟么？」她拿了一支，说：

「谢谢你。」

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。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，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。

那么难道这是鬼，我想。不，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，或者是粉搽太多，或者是大病以后，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，假如是我爱人的话，我一定会问：「为什么不搽点胭脂。」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，但是她先开口了。

「啊，这是Els！你哪里买的？」她喷了一口烟说。

「是一个朋友送我的，但是奇怪，你怎么知道这是Els呢？」

「你不知道鬼对于烟火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么？你们祭鬼神不都用香烛么？」

「你又是鬼！」我笑了，但是我心里也有点怕起来。可是当我向她注视时，她美丽的面容立刻给我无限的勇气，我又矜持着说：

「但是这不是香烛是纸烟。」

「对的，但在鬼也是一样，不用说是我自己抽了，只要是别人在抽，我知道名称的我都说得出，但这样不算稀奇，我还辨得出这纸烟装罐的日期。」她说这句话时，态度没有刚才的严肃，这表示这句话是开玩笑，那么难道以前的话都是真的么？然则她真是鬼了。

我没有说什么，静静地伴着她走。马路上没有一个人，月色非常凄艳，路灯更显得昏黑。

一点风也没有，全世界静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。我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怎的，我感到寂寞，我感到怕，我希望有轻快的马车载着夜客在路上走过，那么这马蹄的声音或者肯敲碎这冰冻的寂寞；我希望附近火起，有救火车敲着可怕的铃铛驶来，那末它会提醒我这还是人世；我甚至希望有枪声在我耳边射来。……

但是宇宙里的声音，竟只有我们可怕的脚步，突然，她打破了这份寂静，说：

「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？」

我清醒过来看她，她竟丝毫没有半点可怕的表情，同样的镇静与美。到底她是习惯于这样寂寞的境界呢？还是体验不到这寂寞的境界呢？

「你怕了，你有点怕了，是不是？」她讥讽似的说。

「我怕？我怕什么？难道怕一个美丽的女子。」

「那么你为什么回答我，我问你，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路过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将来而且永远不会有。」说出了我有点后悔，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局促了，似乎我是怕她提起鬼似的。她好像有意捉弄我的说：

「但是你现在正伴着鬼在走。」

「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美的鬼。」

「你以为鬼比人要不美许多么？」

「这是自然的，人死了才成鬼。」

「你是将人的死尸作为鬼了！」她说：「你以为死尸的丑态就是鬼的形状么？」她笑了，

这是第一次发声的笑，这笑声似乎极富有展延声似的，从笑完起，这声音悠悠悠悠的高起来，似乎从人世升上天去，后来好像已经登上了云端，但隐约地还可以让我听到。

我望望天空。天空上有姣好的月，稀疏的星点，还有是幽幽西流的天河。

「人间腐丑的死尸，是任何美人的归宿，所以人间根本是没有美的。」

「但是鬼是人变的，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永生的人形，而不会比人美的。」

「你不是鬼，你怎么知道？」

「可是你也不是人呢！」

「但是我以前是人，是一个活泼的人。」

「我想你现在也是的。」

她微喟一声，沉默了，我们默然走着。

到一条更加昏黑的街道了，月光更显得明亮。她忽然望望天空，说：

「自然到底是美的。」

「夜尤其是美。」

「那么夜正是属于鬼的。」

「但是你可属于白天。」我说。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的意思是夜尽管美，但是你更美。」

「在鬼群里，我是最丑恶的了。」